5563.8
4119
1878
v.2

疏

筵說

書筵講義

書

平菴集 卷之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辭 侍講院說書書 丁丑十一月

伏以天降荐割 聖母禮陟甫踰旬月 東朝仙馭遽又 上賓 因山已過歲色將暮伏惟 大小朝感時追慕之痛益復如何竊伏聞 睿候靡寧尚稽平復區區微誠伏不勝憂遑焦灼之至迺者臣於千萬意外伏受本月初二日 敎旨授臣以 侍講院說書仍催臣上來供職臣伏讀 傳敎仰認 大朝特擢之 恩迴出常格至優至渥臣聞 命震惶直

東288707

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夫春坊之職 胄筵勸講
之攸寄 睿德成就之所繫地分淸華職事緊重有
非冗司庶品循資塡窠之比必妙選博聞有道術者
以居之責以輔導然後可以仰裨 睿學陶甄德性
豈容驟加於如臣新出身矇無知識之人乎臣以嶺
外微賤生長窮鄕見聞孤陋學術鹵莽尋常句讀尙
不分曉少日業嘗爲功令之業而亦不及恒人之後
幸參末第已踰涯分 名試白券不才可知冗官小
職猶恐罔堪況於春坊勸講之職臣何嘗夢寐到此
占科數朔未及分館無一善狀驟躋華顯如臣之比

曾所未聞臣是何人敢當是任玆蓋伏蒙 大朝特
軫先祖臣餘蔭不念臣不肖忝厥而有此格外曠絕
之優渥也臣啣 恩感泣靡所容措雖隕首糜身亦
所不辭惟當竭蹶趨承以圖報效而第以僬僥千匀
萬不相稱自顧多愆公議謂何臣若只以承順爲恭
而不知廉恥之爲何物晏然承當若固有之則負乘
之誚福過之虞有不足恤而其如玷名器啓幸門貽
朝廷羞辱何哉疎逖賤微延頸幾歲 四重光輝
未曾瞻望倘因此幸會昵侍 書筵仰聆 玉音則
區區榮幸孰大於此而顧臣私憂過計不敢以貪戀

寵光之故重誤　朝家難愼之意也揆以情勢固
不可黽勉叨冒而揆諸分誼亦不敢偃蹇坐違方擬
齋宿戒行進伏　輦下庶幾以暴其血懇而臣家有
老母年迫八十方病瘻癰膿血潰下神氣大虛昏不
省事烏烏私情不忍便離今始抑情登道慌忙趍進
而惟是　恩命難冒之狀實如上所陳自無承膺之
勢蜎息旅次治書將上而　召牌奄臨玆敢隨詣
闕外冒萬死披瀝號籲伏乞　睿慈特垂矜察將臣
職名亟　賜罷削且勘臣違慢之罪以肅　朝綱以
重名器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辭說書書 十二月

伏以日月迅邁我 聖母練祀倐過伏惟 睿孝出
天攀號靡逮附時痛霤曷有其極節哀順變古經垂
訓任情致毁聖人有戒矧今 睿候違和之日宜加
將攝調護之方伏願 邸下抑情循禮另意保嗇以
盡愼疾之道焉仍伏念臣於見叨之職實無承膺之
勢累犯違慠竟蒙勘罷私分粗安而惶悚彌增不自
意 大朝渥恩隆洽特敎還仍責諭嚴截 名牌狎
降臣於是五內震剝畧日靡定翔走不得號籲又阻

徊徨　闕外覔死無路情窮勢隘途不得不冒昧一
出冒勉就直獲齒　胄筵之末昵近　明离之輝區
區延頸之誠幸逢一覲之願榮踰涯分感結衷情而
顧此非分濫叨之職終無因仍盤據之勢益臣之庸
資陋質萬不近似之狀非但臣自知之明　召試白
劵不才已著格外誤　恩貽羞官方一日侥冒玷汚
已多又安敢忽廉懷　寵一向蹲據以壞君子之大
防也哉自盡已審微諒難變而又於此際得接鄉信
臣母宿病癭瘤之症遇寒添劇膿血連下神氣大陷
飲啖專却轉側須人奄奄譫囈之語無非念子之情

專价千里催臣歸見臣賦命奇釁早失慈父只有老
母年迫八十疾病纏緜苦歇無常藥餌諸具奔走取
辦以此情理豈有一刻離舍之勢而迫於 嚴召忍
情遠來回望南雲焬煎度日今於旬月遜違之餘忽
聞症情危殆之報心魂飛越按住不得茲敢冒萬死
瀝陳血懇徑出 禁門忪尋鄉路伏乞 睿慈曲諒
臣情私之危迫亟命罷削臣職名仍勘臣孤 恩擅
行之罪以肅 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說書書 庚辰十二月

伏以邦錄無疆慶運昭臻惟我 大朝封爵謝恩之

年重回 邸下溫宮試浴之駕穩旋臣民懽忭曷有其極仍念臣蹤跡疎賤學識蔑裂晩窃科第濫通華貫年前之見叨是職也辭巽不得副急冒膺旋以老母病劇陳章徑歸獲伸私情復尋賤分而只緣臣罪戾不天竟遭巨剙泣血孤哀靡所逮洎頑忍不死奄閱三霜屛跡松楸之側斷念榮顯之塗矣乃於前月十四日特蒙 牽復更叨本職而未及承聞遽奉禁推之 命臣驚惶隕越倂日趲程泥首金吾冀被重勘而不自意 恩宥才降 名牌踵臨臣且惶且感益不知措躬之所也蓋臣之才學不堪職任不特臣

自知之明須歲幸叨陋拙畢露想已無遺形於 睿鑑之下今豈容貪戀 寵榮復自倖冒以重誤 朝家難愼之意哉伏況臣草土餘喘形神凋喪懶廢無用有甚於前公格私義實不忍嬰結綬只賭一身之榮也重以素苦勞悴之疾積有年所根委轉深連事藥餌苟延時日嚴程驅馳傷損又多冷挫淹囚證候越添頭疼心顫痰火交攻神識昏瞀飲啖全廢勿論情地只此病醜之狀尤無趨履之勢茲敢冒萬死披膽號籲伏乞 睿慈俯賜矜念將臣所帶職名亟令遞罷以安賤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 聞

再辭說書書 由歸後因縣道辭職○十二月

伏以臣向蒙 恩暇歸營妻葬仰認 洪造竊自感泣見今職名尚仍由限將迫當踊躍趨造庶幾報效其萬一而第以臣受氣虛薄素善疾恙新經草土轉成勞悴根委旣固形神凋喪今於千里跋涉多日奔遑之餘宿疾復作寒痰交攻頭疼心顫劇歇無常顧此病狀實無蠢動之望而坐違田歸窃畏分義之嚴遂乃力疾扶舁寸寸前進纔到豐基地衝冒風雪大失將息症候越添胷膈痞神識昏瞀不省四到陰

伏旅次飲啖專廢雖欲自力登道而其勢末由瞻望
雲天感涕自零仍念臣於見叨之職盖已蔦不近似
而特以向日 牽復之 命適在 睿候愆和之日
靜攝之中瀆擾是懼逃違之餘晛覲爲急黽勉承
膺跨月淹直雖其素學鹵莽靡效消埃而親聆 溫
音於 名對之際仰瞻 离光於入 診之後榮踰
涯分感鐫衷腸而第緣匪據之久叨以致名器之重
汚冋顧循省尚有餘恧又安敢貪榮冒進一向蹲仍
以壞難愼之官方也哉揆以公義旣無叟叨之理論
以私分又有難强之疾臣於是憂惶震悚益不知措

躳之所也情地攸迫敢冒萬死憑愬諸縣道控此哀臆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矜憐亟令鐫罷臣職名俾得安意調治且勘臣逋慢之罪以肅　朝綱焉

擬上疏 庚辰

臣恭惟　主上殿下稟睿智之姿溫恭之德有博愛之仁不殺之威臨御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憂勤敬畏罔敢荒寧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田之樂終始典學遠覽淵識雖古之明王哲辟無以加矣然而自頃年以來大小恬嬉羣補過時終乖傒志之應尚違從欲之治未有以仰酬　聖志而下慰人望者臣於是慌

慼憂慨私窃以為有君如此而使斯民未得蒙至治
之澤其故何哉或恐　殿下明理執中之學猶有所
未盡體天修己之工抑有時間斷以致政令做措之
間有未得其宜而然耶臣身伏畎畝心懸魏闕愚衷
耿耿不能自已竊附工師之誦息瀝肝肺之血而又
不敢掇取事為之末以瀆　宸嚴之聽獨以天下大
本國家急務之最切於今日者妄自論量為　殿下
籌之若懋　聖學以立大本善教導以養國本蠲糶
糴以固邦本納諫諍以開言路明賞罰以振朝綱務
實德以消天變崇學校以正士習選將師以修軍政

此八者皆　殿下之所宜惕慮加工而不可小有怠忽者也臣不勝犬馬憂愛之誠竊效野人芹曝之獻輒忘狂僭謹條其目如左其一所謂懋　聖學以立大本者臣竊觀學之一字始見於傅說訓戒之辭而帝王傳授之道聖賢心法之要皆不外此若虞書所謂惟精惟一論語所謂博文約禮曾子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程子之主敬窮理皆是一串來歷也子朱子於庸學章句或問中發明之極其分曉而若言其本原歸宿則不過曰一箇心耳故朱子嘗以人主之一心爲天下之大本其

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此自然之理也蓋人君位億兆之上理萬機之政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然後發號施令任賢退邪皆合於理而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各得其正矣如或反是而爲人慾私意之所侵汨失其公平正大之體則其偏詖反側黮闇猜嫌日以膠擾於方寸之間益將不勝其紕繆而所謂發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必有大可懼者又何以正朝廷

百官而以及四方萬民乎比如表直則影端源濁則流汚其理有必然者古之聖神授受之際丁寧告戒未嘗不以心法爲本者正爲此也夫心之全體廣大虛明萬理咸具而若存養之方則亦必由學而得之所謂學者豈記誦以爲工綴緝以爲文而已矣哉必也味聖訓以求義理察事變以驗得失嚴恭寅畏以立其本謹省密察以達其用動靜相須足目俱到馴致盡性知命齊治家國由微至著自邇及遠罔或不一於正故先儒言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夫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也肆昔聖賢莫不從這裏做工夫試以文王衛武之事言之文王緝熙敬止昭事上帝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令聞長世故詩人贊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作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可見古之聖明之君不獨致敬於臨對羣臣之時至於宮庭隱微之地亦不敢肆凜然自持如對神明終始惟一無時間斷不以吾德已盛而自滿不以吾齒已衰而自懈常存戒懼於不睹不聞之

處以致昭格于無聲無臭之域此所以天地感應而
休祥幷臻神人協和而災孼不作是乃所謂求諸在
已之天而天不違焉者也乃今天佑宗祊 聖壽無
疆耋將與文王武公之齡作朋作遯而惟其祖宗付
畀之重臣民期望之大實有千百於武公者伏願我
殿下師文王緝熙之敬效武公謹獨之躳 聖學
雖已高明而猶進進不已 聖躳雖無闕失而又兢
兢靡怠從事格致之工加意克復之訓精而察之不
使容一毫私僞一以守之勿令有一息間斷而必頓
御經筵日接正士講劘義理之精微商確古今之

得失格言至論耳擩目染以之涵養聖質陶甄德性
而至於燕閑濩蠖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宜靜以涵
動之所本宵以驗晝之所爲凡於理欲消長之幾賢
邪進退之際必審其此爲天理歟人欲歟賢歟不肖
歟知其爲天理而存之則存之猶恐其不及知其爲
人慾而去之則去之猶恐其不盡知其爲賢也則任
之必信知其爲不肖也則退之必速無一分私累留
於心目之間而語默動靜無不各得其正理清明任
躬志氣如神而其於百千萬事之是非得失不翅若
數一二辨黑白而皆不能逃吾之鑑朝著之上絕偏

詖黨比之習邦域之內無分崩乖離之患而學問之
極工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何憂乎風化之不美
而治道之不古若也臣伏見我　殿下聖學高明洞
觀前古其發於講究之餘者形諸文墨爛成篇秩可
謂迥出百王之表默契前聖之旨矣凡有秉彛之性
者孰不曰大哉　王言而思有以澡心向化乎雖然
傅說之言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荀卿曰非苟知之
亦允蹈之惟　殿下加勉於一心之工以為萬化之
本則　宗社幸甚其二所謂善教導以養國本者臣
謹稽禮經三王之教世子太傅在前小傅在後八則

有保出則有師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又選端正有道以衛翊之必使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而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也凡其輔養教諭之道旣預且備如此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而累數百年享有天祿者也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也然則太子之善與不善亶在宮僚賢否之如何而自夫秦漢以來帝王教子之道多失其正或以文辭筆札爲工或以異端雜

技竝進蠱惑其心志變移其德性至於服飾器用極其侈靡而未嘗裁之以禮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例而無箴規之益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徒啓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柰何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而其所以輔養之者踈畧至此哉惟我　春宮邸下春秋鼎盛代贊庶務臣昵侍

胄筵累承　顧問而發難經旨　睿學日新凡施諸令敎者不待陳勉而允蹈古則雖其資稟之絶倫而　殿下敎導之正實有其本矣今　世孫受冊天資英茂問學夙詣輔導之方不容少緩宜先斥去儇

薄之輩招延道術之士俾司訓導箴其闕失必置正員不兼他職久於其任責以成效侈靡之物不接於目鄙俗之語不入於耳有以養成純粹之質開發聰明之性使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 殿下又宣以時召見俾侍燕閑從容啓迪凡古昔聖王修齊治平之要 殿下之所嘗服行而已有效者傾倒羅列悉以敎詔則以 世孫英睿之智必有以得乎 殿下心法之傳而 宗社之安績業之長垂諸永久而無窮矣惟 聖明留意焉其三所謂蠲糶糴以固邦本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宋儒范祖禹之說曰國

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亂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此誠千古切至之論而人君之所宜服念者也蓋斯民之不可不恤夫人能言之矣而終古以來上慢而下殘入國敗家相隨續不絶者豈非侈用而傷財傷財而病民有以致之耶夫如是故先聖之論治國有節用愛民之說夫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或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民之心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聞

祖宗時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今自版曹以及各曹諸司賦入之數不下於前而大小經用常患不足者此不過會計失當用度無節而然耳苟能嚴其考覈審其用下執總簿以防滲漏節支用以存贏餘於以補經費除逋欠則國無乏用之憂民被實惠之加其視取之錙銖用以尾閭旋收旋竭無藝無極者果不大相遠乎方今凶荒荐臻民天汞絶蒼黄狼狽仳離困頓之狀滿目傷慘而國家經用終不可闕則自不免驅催科督浚其膏血而至如還穀之糴尤爲竆民眼前之瘡官有催呼枷扑之擾民有典賣輸

將之苦或至父子不相保妻子不相見挈挈然徹而之四方而於是乎又有舊逋金徵之令汚吏貪緣而椎剝奸胥憑藉而侵奪一人流亡害及一族一家轉徙禍及一村顚連無告餓殍載道愁寃之氣薄陰陽感天地而災沴爲之荐降怨叛之類胥譸張相賊害而上下至於否隔莫大之患必至之憂將伏於冥冥之中而莫之如何若使有識者觀之可不汲汲遑遑思有以救存之乎臣聞昨歲凶荒甚於乙丙而今年水旱仍之饑饉江海之濱盡爲沙水所渰山峽之農又爲風雨所損而土氣不養牛害又酷荒疇破墟在

在皆然以此子遺幾死之民加以急征重斂之苦將
何以保其田里乎今之國勢有如將傾之屋丹青輪
奐雖若無變於前而材木之心已朽結構之勢已乖
殆難以支持矣玆豈非大可懼者乎伏聞我 殿下
憂傷惻怛之旨每發於 當宁逋欠蠲免之敎累形於
絲綸而或拘於事勢或滯於州郡實狀末由上聞仁
恩未及下究誠可慨然昔唐德宗時大水民飢陸贄
請遣使賑撫德宗以爲所損殊小卽議賑恤恐生奸
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循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
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且今遣使賑撫所費者財用所

收者人心苟不失人心何憂乏用乎古之人臣每以收拾人心爲急務而今之議者惟以國用闕乏爲憂殊不念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之意若此爲是則有若盍徹之論果然迂濶而必如王鉷楊愼矜之權利然後方可謂忠於國矣豈不可謂長太息者乎臣又聞朱子之告宋孝宗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今者飢饉之民雖得蒙被聖恩幸免死亾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遽以爲旣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

功遽欲責以累年逋欠則是人者必無全理矣至哉言乎其可謂爰知小人之依而深得保民之道矣臣竊伏田間目擊時艱斯民之憔悴困窮固非一端田制錯繆賦役煩重而又有山火田粟綿清蠟科外之徵下至胥吏干政之患主人防納之弊其他夤緣請托紕政蠹民之事有不可徧陳而疏舉而若其剝膚椎髓侵隣病族爲斯民一大禍患者惟新舊還穀是已夫豐年穀賤民不願食而迫令分俵極其狼戾凶歲穀貴民皆仰哺而勒加撙節徑自出賣撒以糠糲而斂之必取斛精給以小量而受之必用大斗慢令

致期刑梏隨至民雖渴其地之所出殫其力之所及
何能赴其限免其責而得保其軀命乎國家三百年
禁倉貯穀反爲貪官奸胥之囊橐殘民下戶之陷穽
嗚呼此豈聖世之事而尚何忍言之哉天門九重堂
下千里臣竊惟 細氈宵旰之中未及聞斯民困厄
之至於此極也若非斷自 聖志惕然奮發大加蠲
減剋意存撫使舉措得宜人心悅服則書所謂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詩所謂顚沛之揭本實先撥者誠可
寒心也昔我 肅考當庚戌辛亥之凶因備局陳達
凡百調用許令裁損價米九千三百餘石大同木數

十餘同及各處炭木紙地皆令蠲減辛未又以年凶各道各邑軍布保米及奴婢身貢許令待秋退捧而或減其半數又命出管餉米三千餘石于兩西以賑之後又以各道飢荒命出內司銀椒礬丹虎豹等物以補賑資恩愛之至如春其仁德意之厚與天同功民至于今傳誦感戴之不衰伏願我　殿下追　聖考如傷之心體　聖考若保之德專心惕慮救焚拯溺目今經用空匱雖未能出帑藏蠲米布一如　聖考之爲而亟宜申命版曹均節財用制其出納冗官浮費之可省者省之可節者節之至於諸道州縣流

來還穀最多處特令蠲給其半收糴之日使民各納
其半又下惻怛之敎于各道方伯使之布告大小民
人務悅其心旣又別揀朝紳之忠信剛明者爲之御
使分遣諸道詗察守令奉行之誠否心術之廉貪申
以奏聞嚴其勸懲遵漢家賜金之例用齊君烹阿之
典又使之遍問坊谷審覈弊瘼便宜從事勿拘文法
使斯民安居作業仰事俯育而無流離損瘠之苦
則哀此丘壑之民必將感泣悅服如死得甦流亡還
集戶口增衍不待勸諭程督而田疇自闢賦稅自廣
上下之間情志交孚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庚無土

崩瓦解之患比之取足目前自拔根柢者其利害禍福又何如也今之議者或云還穀乃 祖宗時流來之舊雖耗散零欠不可使有龠合之遺嗚呼還穀誠爲 祖宗之遺貯然斯民也獨不爲 祖宗之遺氓乎爲此說者其亦昧於輕重之分矣昔朱子與時相書曰財之與民孰輕孰重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合至於民散國危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又曰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生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葛榮黃巢之徒此已事可見者也此誠憂時識務之格

言至論而　殿下所宜惕然觀省惟斷乃行亟救億兆之民命永固邦家之基本者也趙鞅一藩侯耳能從尹鐸損戶之請田文一權臣耳不責馮驩焚券之罪矧以　聖朝仁恩忠厚之德尚或靳於數千萬石糠粃之餘而不爲恤民隱存保鄣之計哉臣愚以爲方今國家緊急之務無有大於此者而若言其本則亦曰擇方伯守令而已夫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而方伯者又守令之綱也方伯得其人而後承流宣化黜陟惟公而民得以被其澤矣守令得其人而後除害去瘼撫摩存恤而民得以蒙其惠矣臣未

知今日 殿下之臣能以仁愛惻隱爲心而不行誅
求殘虐之政者豈無其人哉欲望 殿下嚴勅銓曹
丕變舊例無間親疎惟務得人守令擬必擇曾經
三司兩曹廉公有聞者使之差遣方伯除拜亦必以
曾經郡守州牧剛明素著者爲之委任考其政治之
得失嚴其刑賞之勸懲則 聖澤可以旁流而民隱
可以少抒矣惟 聖明深軫焉其四所謂納諫諍以
開言路者臣竊惟人君以眇然之身莅至尊之位四
海至廣也萬機至煩也有非一人之見聞識慮所可
得以盡者故古之聖主明王必廣開言路務去壅蔽

明目達聰兼聽竝觀而猶以爲未也又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立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師之導燕居有工師之誦凡所以博採羣言防範此心者若此其至故無微不擧無隱不達廓然大公泛應曲當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有鴻號矣苟或不然上下相蒙俱曰予聖多忌諱之門成婾阿之習皆懷立仗之戒莫效犯顔之節則國事日非君心日驕其惆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歸

於壞亂殄滅之域者又何足怪哉恭惟我 殿下聖
德方懋闕理既熟日再 經筵月三賓對廣取衆善
默運萬機不以倦勤而自逸惟息交須而共濟凡爲
臣子者惟當贊揚承奉之不暇又焉有一二闕失之
可言也雖然臣竊聞之比來 殿下之待臺臣小靳
優容厥或不槪於 聖心往往被斥於遐裔雖其罪
罰之相當不是 聖明之有過而第惟末俗好諛人
情畏威左右顧忌皆息自免苟非 聖度包荒溫顔
善誘諒其意而恕其罪賞其言而顯其身則何以來
逆耳之忠諫聞格心之良規而政令施爲皆得其宜

也語曰君明則臣直又曰明主可以理奪夫讜言駁議易至逆心致慴而惟明主則能達理畏威雖有狂妄之說必霽其威而容其直故忠言無所壅閼而后德有罔覺之脩矣是以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此皆爲盛德諫者有未中而君無有不美古之人臣隨事匡救欲納其君於無過其言之切有如此者臣亦願我 殿下求道於逆心之訓能改於法語之言聽諫不嫌其狂直而惟察其言之是非取人無間於親疎而惟視

其人之邪正曰可曰否可否相濟而務合於理一是一非是非相參而要歸於中則嘉言罔攸伏而公道賴而立壅蔽之弊無自生而平蕩之治庶復見矣臣之愚沬非敢奉疑於今日 聖朝又非懸揣臆說以戒其如彼而必欲其如此也竊嘗聞之禹益之陳戒于舜有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又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夫舜之不爲慢虐與荒淫豈以禹益之賢而不知哉後世人臣亦有比其君於桀紂桓靈者此特以人主一念聖狂攸分人臣警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好媚順而惡拂逆者是人情之所不免況乎人

君處崇高之位威嚴非特雷霆也勢重不翅萬斤也
以若威勢而能謙虛溫裕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
而惟彼觸冒忌諱苦口敢諫又非懷祿保位者之所
能爲也昔宋孝宗嘗歎無伏節死義之臣儒臣張栻
奏曰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諫諍他
日何望伏節死義朱子又嘗曰當患難而能外死生
則其在平時必能不詭隨不愛爵祿執此兩說而究
之則人臣之巧言令色順適君心者目下雖若可喜
而異日背國忘君變易所守者未必非此等人也考
諸前史班班其可鏡則今我國家取人之道盡亦以

是而審其用舍之分歟且夫納諫之美不但在人君爲盛德而爲大臣者亦當受人盡言然後有以達上下之情成天下之務故諸葛亮之開府作牧也集衆思廣忠益必以勤攻己闕望之於其下司馬光之作相也必令以朝政闕遺庶民疾苦具奏牘以聞榜于客位此其用意之公立心之正實千古相臣之所可師法者也如唐之李德裕深怨李宗閔之嘗論其父陰爲誣揑遂成朋黨之禍胡寅以爲宗閔爲國論事使其言非則無足與較其言是則當謀蓋愆德裕計不出此以小忿忘大體可見量之不弘矣夫以子之

爲父猶不敢違天下之公議況於其身乎況於其親戚黨與哉欲望 殿下宜先自謀開廣 聖聰察納雅言以追古先哲王且使爲宰相重臣者必以諸葛亮司馬光之心爲心而亦必以胡寅之言爲法君臣交勉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則其於致協和之治也何有惟 聖明加意焉其五所謂明賞罰以振朝綱者臣聞綱者猶網之有綱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至如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宰相宰相兼統衆職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

之綱紀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有絕倫之力
高世之智莫不畏威奔走受命於一人如臂之於身
指之於臂惟其所使罔敢越厥者特以綱紀素立於
上名分已定於下故耳故繁纓小物而孔子惜之正
名若迂而孔子先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爲後世慮
其亦至矣夫天下之生久矣民生有慾好惡無常苟
非爲人上者明其刑賞齊整而振刷之俾有以知其
名分之嚴截則人各有心千歧萬徑苟偷僭越無所
不至等級亂紊冠屨倒置甚至侮聖言逆天理而賊
仁害義之說肆行臣不臣子不子而還君後親之論

交作掌刑權者公行請托賣官鬻獄而不以爲恥典州閭者冒法貪贓背公循私而無所忌憚在士林則奔趨躁競惟利是急而毁棄廉隅在謠俗則恣睢抵冒不復自戢而輕犯憲章此終古以來衰世危亡之已迹也臣屛伏遐陬其於朝廷之綱紀固有所未及耳目者然至於州閭之貪黷無法則閭巷遊談固已不勝其籍籍而士子之蔑禮棄義民俗之放辟奢侈又有甚焉賈誼所謂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者不幸而近之若此不已幾何其不淪胥而以亡也

臣聞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千仞之山童

載陟焉者陵夷故也夫綱紀之不振亶由於賞罰之不得其正而二者柄用之要在於人主之秉心公平正大無所偏倚不以私恩掩公義不以小惠防大德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懲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分定名正風移俗易而綱紀不期立而自立矣盖刑罰者人主所以勵世彌教不可不慎且重也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以三王之聖不可以化天下故朱子之告宋孝宗曰凡有獄訟必先論長幼尊卑上下之分以下夌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所以重彝教扶綱紀之意可謂嚴且切矣欲望我 殿下廓開離

明奮發乾斷建中和之極兼條貫之統警動中外勑
勵弛慢公賞罰之施而無間於親疎明好惡之別而
不分於遠邇于以勵已壞之俗而振已頹之綱則源
清流潔風行草偃百度以貞萬目俱舉矣惟 聖明
惕慮焉其六所謂務實德以消天變者臣聞伊尹之
告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茲惟我 殿下臨政
願治已逾三紀憂勤惕慮敬天恤民靡所不用其力
宜其誠格于天澤洽于民福祥可致災沴可弭而竊
怪夫十餘年間天災時變式月斯生水旱霜雹日食

地震妖星怪風冬雷春雪桃李冬華白氣亘天種種
差異可憂可愕之變無所不有　殿下嘗下哀痛之
敎罪已責躬辭旨痛切傷時憂民誠意懇惻庶幾天
心底豫收還威怒而今又垂象差忒旱蝗頻仍疫癘
四熾死亡相繼臣嘗私憂竊歎莫曉其所以然者得
非專有僭亂政有名奸危亡之極迫在朝夕而人莫
之知歟臣竊迹往牒深求其故蓋其變異之作其端
不一如影隨形各以類應孝婦寃死東海有三年之
旱歐陽枉殺楚州有八月之雪外戚縱橫則海溢冬
華權奸專擅則地震日食至如陰虹霾霧星亾地坼

雷雪風雹之異率由於臣蔽主明奸邪勝正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致天人交感之理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雖然天之警動而譴告之者實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終古以來遇災修省之君莫不轉禍爲福變灾爲祥如商之高宗周之成王及漢明帝宋太宗之已事皆可考也臣試就今日所値之變因竊以類而推之似有陰盛陽微壅蔽鬱結之象請冒萬死爲 殿下畢陳之無乃大小之獄多濫而或有枉死之冤歟戚里之勢太盛而或有專恣之漸歟或有忠言深計而反罹罪罰

者歟或有猜挾偏邪而濫竊祿位者歟或是非顛倒而公議有不伸歟或毁譽亂眞而邪正有不分歟或黨同伐異上下相循而用舍有不公歟或重賦虐斂貪墨肆行而民生多怨詛歟苟有是數者則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 殿下之聰明仁愛豈有是哉臣迹遠身賤其於朝政得失固有所未能知者然古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要之近日天戒之若是丁寧厥或人事之感有以致然而亦見夫天心之仁愛 殿下欲其警悟而改圖之也古人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蓋人君修省之道只在務實所謂實者實用其力而

不事文具之謂也本之於心則爲實德修之於身則
爲實工行之於事則爲實政有是三者而後脩省之
道得矣臣之愚昧竊聞之道路 殿下之應天脩省
或有些未盡其道者責己非不切也而未聞有警動
振作之實求言非不勤也而未聞有嘉奬採用之實
事爲歸於虛文玩愒猶夫前日尚何望天心之感格
而災沴之消弭乎欲望 殿下虛心淨念益懋敬德
以臣前所陳數者隱之於心驗之於事政令之是非
得失臣工之邪正賢否莫不究其迹而得其實更發
德音布告中外無論遠邇疏賤皆許盡言不諱又爲

之勑厲臣隣革變舊例上下協心趨事赴會兼聽並
觀以昭平明廣大之治馮河拯馬用絕拘攣牽制之
私宮府內外無臧否陟罰之殊臬司庶獄無橫罹失
入之寃與措審枉直之分毁譽得是非之正讜言無
所壅蔽用舍無所偏倚至於紕政弊法之爲斯民患
害苛賦暴斂之爲斯民疾苦者皆許蠲減務令懷保
以體天地好生之心內而語默動靜外而政事做措
無一不本於至誠之德勿令有虛僞之雜則吾之心
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陰
陽調而風雨時灾沴消而禎祥至皇天申保佑之命

祖宗垂休義之報國勢有盤石之固民物享阜安
之福矣惟　聖明懋戒哉其七所謂崇學敎以正士
習者臣聞古者設學造士之意蓋將使之習於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又敎之以窮理
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詳備
而其所以爲敎則亦必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
待求諸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士有定志俗有定
規皆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
自勉以求其至不爲外物之所侵奪此古昔盛時所
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有實興濟濟之美者也下

至兩漢選擧之目魏晋中正之法雖皆不及於古然猶能務實學而抑浮華無奔趨爭競之習及乎隋唐專以文詞取人而古者崇學尚德之規不復行矣自是以來學校之設不過爲聲名利祿之場不復聞德行道藝之講迄至于今流弊已極朝廷之所以待士民父兄之所以勉子弟者秖是巧麗雕刻之文冒沒躁進之徑而已無惑乎學教之廢弛風俗之遷渝而士習人心日就乎敗壞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人才之美士習之正是不猶於不琢玉而求文彩者乎今我　主上殿下蓋嘗有慨乎此躳懋聖學有

意三代治化之盛若曰朱子小學一書是古者做人樣子 命印頒于諸道方伯勸諭乎列邑士子使之講劘遺訓服行古道而邦內儒生之參於大小解額者又有小學一經之背講凡爲士子孰不感發興起仰體 聖意思所以自新其德而唐虞於變之治宜可以復興矣獨奈何比年以來俗學猶痼未見菁莪之化人才其難莫聞楨幹之美 聖學非不勤懋而治效若是蔑如臣於是長憂永歎莫究其故竊嘗因是而私自籌度於心今夫士習之不古人材之難得特以科擧之頻數有以致之如欲因時制宜稍變今

日之爲漸復　先王之舊則疑若有可得以言者益
今之舉法有式年增廣焉有庭試別試節製焉而司
馬解額之數多至數百千人其間又有升補學製都
會之規焉名目太多趨競日甚伎倆愈精心術益壞
流弊之極不可救藥其勢誠不容不變而如欲變之
亦當必以其漸夫庭試別試謁聖節製等科入門士
子多至巨萬一人作之十人書之而自作自書者無
幾半日之內無以考閱而其被選者特僥倖耳何以
別其才否乎至於升補學製都會則聚集多士淹延
旬望蠱人心術莫甚於此臣愚以爲升補學製都會

別試節製可以一切罷之庭試謁聖十年或十五年國有大慶然後行之而謁聖只取齋居儒生庭試亦稍改舊規令所選額數斫甸七道各占其半而申嚴冒籍之禁式年增廣則此是古者大比之餘義姑且勿罷而詩賦空言委靡浮薄之文亦宜以漸去之也若乃爲明經之業者雖能爛熟經書而只爲口耳之資了無身心之益而不能做數行文字者亦多有之此輩雖占得高科何所用之式年講規例以著述選取故挾人雇述者滔滔皆是致令請托肆行塲屋淆雜而經功生疎者又有稱故陳試罔上自誣者習俗

之巧僞一至於此自今以往講儒入場之前使考官一依講規受講錄名以定入門之數不通者不與焉以杜代述之弊且能陳試之規及其會講京師又令分其畫數講製相半末又面試以下其才否則場屋閙雜之弊士子奸僞之習庶可救得一分矣然抑末也若如程伯子熙寧之議朱子貢舉私議則似若宜古宜今固無不可行之理臣愚請且就其議論中斟酌損益定立科條上自卿大夫之胄下至士庶人之子其有篤志好學孝良行修者專委州縣從實推訪畧如古之所謂賢良文學茂才異等之規 中廟朝

設科選士之法且聽鄉里長老循公推薦擇其博文躬行曉達體要堪爲人師表者以爲其學之師次擇其資稟俊秀才識通明者大邑十人小邑止一二人惟務精擇不務其多限年自二十至四十五歲而各令入其鄉學優其廩給寬其程督俾相與講明正學討論經義其教以孝悌忠信爲先其學以擇善脩身爲要其業自四書五經以及心經近思錄朱子書節要等書皆要循序致精不貴泛濫博雜其次第節目稍倣程子學校之議要在酌古今之宜中保明之法本官每歲四孟月朔與其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

鄉老與學子考其勤慢試其能否其有經明行脩才
能可任者以歲十月以次升之於巡營監司又擇其
經行才器可充其選者以歲終論薦於朝謂之選士
如有學荒行虧者輒斥罷之而罪其吏與師朝之公
卿大臣及近侍儒臣取監司所論薦者或以經義發
爲問目或以論策訪問時務第其高下而任之官量
其才分而授之職其有不任選者監司亦難免誤薦
之罪凡居州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始得升之監
營其升之朝者限一歲其在太學者學官以時相接
講論經義策問時務而論薦其能者亦如選士之法

俟其觀化而從之者衆漸廣額數遞損科制有如朱子貢舉之議則庶幾士貴實行而不專事空言人務自修而不復覬僥倖皆知內外輕重之分而馴致廉恥禮讓之風矣嗚呼正學之墜廢久矣士習之淆漓極矣賢關有孟門之險世路極羊腸之隘吾道之所寄不越乎殘篇敗冊之中而俗儒記誦詞章之習旣無益而反有害至如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賊仁害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喙喙爭鳴飈倒波漫以至于今泯泯也於是而又有尊信浮屠之說者卿士大夫往往屈意崇奉而宮人內官亦

或馳驟山寺供佛飯僧道路傳說固未必其信然而
末俗貿貿易惑難曉安知此擧之非朝令而不爲之
爭相效法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豫知爲
戎於百年之後矧今坐致之興其兆已著未必待百
年之遠也玆豈非大可懼者乎昔在辛酉 殿下憂
列邑書院之有弊惡士子營建之違禁使之一齊毁
撤而至於琳宮梵宇月益歲增逃軍伍者視作淵藪
而曾未聞設禁防限如前朝度牒之法此衰彼盛其
理有必然者欲望 殿下崇學敎正士習如上所陳
者而曲賜裁擇謀及大臣籌司畫爲科條嚴立程限

可底於行赫然新一代之制作蔚然聳多士之觀聽而至如左道異教之誑惑人心者痛加糾禁頒降教戒明示扶抑之道則待興之士自新之民莫不知彼說之爲邪此道之可返而鼓舞振作漸磨成就庶幾道學復明儒風丕振人才可以蔚興治化至於熙隆矣惟　聖明澄省焉其八所謂選將帥以脩軍政者

臣聞軍政之要在於選將帥訓士卒廣儲蓄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已而其本則在於選將帥將帥得其人則玆四者特擧措中物事耳故古人有言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賊也夫將

者三軍之司命而國家存亡之所系誠不可忽也古
之明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愼簡於閑暇之時推轂
於緩急之際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國勢有泰山之安
者特以選用當其才而委任得其專故耳如使命將
非其人而馭下失其道則無以一衆志作士氣而其
不爲僨師覆國之歸者鮮矣故朱子之告時君曰國
家東南恢復之勳未集誠宜選將帥覈兵籍實軍儲
習民兵而今將帥之選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絡
托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到軍之日惟
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上所以奉權貴下所以快己

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揣摩凡軍中
緊急之務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
平時旣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朝緩急何由可恃其
言之痛切有如此 殿下以今日將帥之選軍政之
弊爲有以異於是乎方今國家雖無朝夕之警而上
則乾文屢變示象僭忒下則人心不和飢饉頻仍大
小玩愒莫可收拾脫有意外非常之患未知將何以
禦之也昔宋徽宗時有大水猝至之變李綱以爲必
有夷狄兵戎之禍請消弭於未然高宗時有雷雹地
震之異陳俊卿以爲有夷狄侵凌之象上書言賢才

未用備禦未脩之失古之忠臣爲國家却顧長慮可謂至矣而時君不用卒至衰微之域而莫悟斯豈非重可爲戒者乎臣聞諸道荐凶流亾殆半而西北道以士子爲名而稍有產業者亦皆轉徙于關東嶺南兩道之交多至累千餘人安土重遷人情所同此輩若非有大愁迫急之患何至離親戚棄丘墓甘忍竄苦於數千百里之外哉意者境外之事必有大可憂者其不可一向因循終不爲綢繆牖戶之策也亦明矣臣於許多武臣中固未知忠勇可將者之果爲誰某而以臣所聞凡其所志只在鑽研媒進之孔穴窺

覘勢利之階逕而已未聞有一武夫慨然爲國家輸忠效節敵愾收功之意今之爲閫帥鎮將者皆從此輩中出蓋其虐害軍民賂奉權貴民貧兵怨將驕卒惰蓋與南宋時事畧相似其誰肯殫心力於國事軍謀以無負朝家任使之意哉雖然此非獨渠等之罪國家所以導之者亦恐未盡其道耳今欲變而通之猝難爲計然謂宜申命籌司嚴加揀閱取其不附貴勢忠信剛果慨然有氣節者爲之大將爲之閫帥至於朔射都試之際亦使主將不專取武藝或訪以古今事變或難以兵家得失其有通曉兵書習於安營

布陳金鼓旌旗之用者特令補官以褒異之武臣八侍亦望使之前對叩之以籌邊禦敵之策訓兵勵士之規視其能否加之黜陟則人人各自矜奮極意研究漸有開發之益其於緩急之用所補亦不細矣雖然軍政急務要在擇將而用兵之要必貴和信人心不和衆志不信雖有兵百萬何以用之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今願我　殿下蠲賦斂寬民力以務行

實惠固結人心信號令明賞罰以激厲將士慰悅軍
情則庶幾人心和而衆志信固國疆兵要不外此矣
臣以迂濶腐儒敢論兵事罪合萬死惟 聖明垂察
焉凡此八條皆爲邦之要道當世之急務其本則在
殿下之一心 殿下之心淸明純一無一念之差
一息之間上以對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則七條無
不修擧而治道成矣臣嘗讀書之典謨竊覸君臣相
得大小交讓太和洋溢仁化溥洽熙熙乎百工之允
釐也融融乎羣生之自樂也以 殿下之聖明誠能
齊之以禮道之以德制治刑化之得其道則何渠不

若乎唐虞三代之治乎昔朱子言於孝宗曰日月逾
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嗚呼今日亦　殿下愛
惜時日自強不息挽回至治不可失之幾會也夫二
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
則道與治固可得以言矣故臣敢以聖王傳心之學
用爲七條之綱而反復焉以爲　殿下端本清源之
地倘蒙　聖慈萬幾之暇時賜省覽則未必無補於
聖治之萬一矣臣竊惟君臣之義與生俱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伏況臣以嶺外踈賤學旣昧方才不
適用猥蒙異恩濫通華貫昔年登對時　殿下詢臣

以事君之道欲何先臣以愚昧辭不獲命敢以尊主庇民是人臣第一義願學而未能之意惶恐仰對又蒙 恩諭若曰爾居安東爾宜以邑名自勉也臣又惶恐辭謝而退 王音在耳感鐫至今 聖恩如天報答無階私竊以爲苟有補於國家雖入水蹈火有所不避趁玆未顚溝壑之前庶其粗效涓埃之報而環顧其中別無忠言奇謀以備財擇者惟以當今急務最關於 聖治者輒忘僭率一二條陳如此固知戇愚濶疎不切於用而實本於聖賢謨訓之緒餘眞所謂常談之中自有妙法者也舍是而循默取容只

叨恩榮則亦豈微臣出身事主之初心哉誠激於衷言不知裁惟 聖明不以人廢言而俯賜採納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俯伏俟罪之至

擬上疏 病中搆草欲上而緣子弟諫止未果臨終無一語及家事只假此疏之未達

云云伏念臣於前夏幸逭刑章退歸田里中路病滯累月將治千里潦炎寸寸昇還而惟是 天地父母再造之恩報答無階杜蟄自訟謝絕親知分甘溝壑望斷榮道抑臣有區區哀懇不容泯默者臣若不以一言陳聞則是終自阻於 仁覆之天而大有悖於無隱之義也玆敢不避禁諱冒萬死披瀝號籲惟 聖

明夏留三息焉臣竊惟十三日 處分非臣子之所敢道而 殿下旣爲文以祭之又 贈以恩悼之謚又 哀臨於襄事之日凡爲臣子莫不感歎我 殿下恩義之兼至而第當日 頒教中云云未蒙渙釋夫原情勘論自是法意則以臣之所會耳目者推原其情似不無曲諒追恕之道臣嘗隨同僚入侍 書筵講訖顧謂臣等曰今日講義雖善吾有重病心常眩瞀或遇陰雨乍雷輒駭惶不能自定隨得輒忘願細書所講文義以陳則當貼之卷端以常目也臣請迎醫以藥之則曰吾疾不可醫也仍嗟惋者久之臣

又嘗與同僚入侍 書筵語及進見事輒悒悒曰再
昨請進見 徽寧殿雖陪謁猶未能盡吾情禮 中
宮殿進見之闕又久矣奈何臣對曰 邸下當務盡
子職何不數請進見也曰非不欲數請而煩畏不敢
也及景彦之鞫也半夜蒼黃聞命馳進步入與化門
內燈燭明滅誤犯 御路忽却立愕爾曰此 御路
也急避他路而進夫以昏夜急遽之際而一步猶不
敢違越則其操心處義之嚴謹於斯可見矣夫病症
之如是沉痼本情之如是謹畏此特宮僚之所見知
而 兩闕稍間進見且稀 殿下何由而燭其的狀

乎臣既知其然而怵恐干冒終不爲 殿下一言使
天鑑之明示有所不照則是負國忌君其罪尤大
豈臣平日所自期者耶噫往事旣爾而今若因臣一
言特加矜念推原其情曲諒而追恕夏以病時事不
必勘論之意爲下哀痛慘怛之旨還收前日頒示之
教而晳其本情之無他布告中外則凡厥臣庶孰
不欽服我 殿下至仁至慈之德乎臣恐 處分之
日當以此言陳暴而初不知 嚴教之何由只自請
罪殿前挽呼顚倒冒犯 天威竟蒙曳出闕戟甚
嚴重入無路晨夜頁絶待 命闕下斧鉞之誅固所

甘心旋蒙 恩宥獨漏邦憲粗保性命得至今日而
此心耿耿終默不得今始得聞哀籲臣罪又萬萬矣
雖然臣之此言實非爲 世子地切願我 殿下至
慈之聖德終始克全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斷斷忠赤
惟在於此云云

辭說書疏 丙戌復 除世孫宮說書

伏以皇天惟 祖宗誕垂洪休 聖候康復賀儀亟
擧臣民慶抃中外惟均而臣獨病跧嶺陬遂阻嵩呼
之班瞻望雲天只切耿結之忱邇於千萬夢想之外
伏奉本職 除旨繼以馹 召有 命促臣登道臣

誠惶隕感激無地自容夫春坊之職 胄筵勸講之
攸寄 德業成就之所繫宜令端人拂士日侍于左
右正言正事不離于耳目不可使有一時之間斷也
臣蒙陋謭劣無所肖似非惟臣自知之明抑通朝之
所共見聞者顧何敢貪戀寵榮强自僥冒以誤 朝
家難愼之意哉伏况臣草土餘喘素患勞瘵轉側須
人以此病狀實無自力趨膺之勢拊躬惶懍只自感
泣且念臣本以疎賤曾蒙 異恩猥荷 嘉奬驟通
華貫臣於是不勝榮感莫知所以爲報一死以效
國卽臣十年以來之素所畜積者矧今 邦慶無疆

百僚趨賀區區臣心亦豈不欲一造 天陛仰覲
耿光以少效歡抃之誠仍齒 書遞之末俯聽响
喨之音又伸此愚衷之所耿結也哉第今積祟所錮
蠢動無路嚴畏義分擔舁欲進則其勢末由欲加調
治姑俟病歇則遲速難期臣之情私於是乎窮且慽
矣反復思量罔知攸措玆不得不冒萬死就縣舍敢
控悶迫之私仰瀆 崇嚴之聽伏乞 天地父母曲
賜矜憐亟 命鐫削臣職名俾得安意將治以尋生
道且勘臣逋慢之罪以肅 朝綱焉臣無任屛營祈
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三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筵說

丁丑八月二十九日 上引見于明政殿同榜十五人以次侍立承宣翰注分兩行列侍每 引見一人講試券仍問姓名居住及誰某之孫次及于臣 上問爾事君之道將如何臣辭謝曰臣生長窮鄕素乏學識豈敢曰事君當如此質言於 君父之前乎 上笑曰爾旣已登第平居豈無所自期者乎宜直言之臣拜謝曰臣愚無知識然嘗聞先儒說以尊主庇民爲人臣第一義此非微臣所可

能而乃所願則在此四字也 上曰善爾居安東
體得邑名則又好矣 上又曰爾宜擧顔也臣遂
擧顔平身而立少頃退 上笑謂承宣曰今番庭
試非但善於掄才人物又好矣
十月初三日 傳曰翰林名試事體不可遲滯被圈
人及期上來事申飭若過限拿推 上又曰新及
第權正忱何在儒臣對曰時在安東 上曰程路
幾何對曰六日程矣 上曰然則退限
十一日聞 命發行十七日入城藝文館郎以上來
事入達翼日設行 召試于明政殿後 上敎曰

予欲臨見宜移于殿前至近處遂以次進八殿
前納白券四拜而出
十八日朝 傳曰昔漢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意益
深矣目今矯弊莫如尚質而新及第權正忱以忠
定之孫登第今番召試如期而來已見質實庭試
四六非所長則隨他墨券者多而權正忱則不彊
其所不能以白文納券復見其質亦非故免之意
亦質也三質可尚此等世道宜先此人忠定之孫
豈後於春坊參下乎況既名而來無端下鄉亦豈
待鄒魯鄉之意哉令該曹說書待窠調用以表予

意

十二月初七日 徽寧殿茶禮罷後上下番問 安
于 閤門外 答曰罔極藥房三提調入診上下
番亦入侍 症候一樣而疼痛之症少減矣禮判
李益炡歷入見余坐語移時且傳 筵說云 上
教有權正忔吾將大用之 命承來不勝悚感
初九日進參 徽寧殿練祀
初十日朝與同僚問 安于集英門外卽以親病投
章徑出時禮判李益炡在座語余曰權說書此行
何汲汲也 大朝特恩旣已濃重而前此累犯違

徼今又徑歸分義未安 大朝當卽引見而近日
朝廷多事未暇也今 練祀已過日間必引見留
待入侍於臣子情禮不亦榮且幸乎余謝曰小官
之今茲出肅非直欲供仕也特粗伸分義耳愚見
膠固終難變改且親病支離憂厲熏心到今有去
而已曰然則無如之何矣後聞 大朝問說書權
正忱行公耶承旨韓光會對曰連日出仕俄以親
病陳章徑出矣李益炡又對曰聞其母有實病纔
過 練祀而去矣 上曰非但親病如是下去其
亦有意旣伸分義故也 上又問曰厥相何如李

益炡對曰面長而好矣見其儀容可知其爲嶺人也 上笑曰某處人書於其背乎益炡對曰嶺人見所尊必合掌致敬權正忱徑出之路見臣合掌以爲禮以故知其爲嶺人也 上曰必是拱手也謂之合掌則近於佛家嶺人必惡聞之矣益炡又對曰權正忱能文之士也韓光會又對曰以其上書見之可知其善文矣

壬午五月初五日 上曰予方在調攝中氣甚昏瞀此際見端午帖詩知元良之有所下書於宮官心甚喜悅必欲卽見催促持來使承史儒臣持入矣

日已向暮尚無消息極可鬱也李瀰曰下人中間遲滯而然矣朴師訥曰下人遲滯不是異事而且或因宮僚之正書而差遲矣　上曰似然矣仍命史官出去閤門外持來史官餓而持入　上命師訥先讀二十六日朱書問難條　上喜曰願聞高見四字甚偉矣儒臣並來見之可也儒臣承旨仰對曰文學討論可見　睿學之卓越高明矣上曰然矣　上又使讀二十九日問難條　上曰聞言不信何文也師訥曰夬之九四矣瀰曰臣近聞春坊官員之言近日連開兩筵間以此等文字

問難相確云矣仁培曰臣聞金相翊之言五月入直十次侍講云矣　上曰連有開講能免文具耶師訥曰臣昨日肅拜次進去時見輔德李德海流汗而坐臣問其故答曰辰時侍講申時罷退故然矣　上喜曰終日流汗而坐則必不空坐豈不可喜乎瀰曰以聞言不信四字問難文字見之講官之如是仰達宜息嘉奬之道鼓動興起千萬伏望
上曰下闕次對連爲之乎儒臣承旨曰連日爲之而明日亦爲次對云矣　上曰若以望拜禮見停則甚可惜仍　命書　傳敎仁培曰近日連開

講席靜以勿督自可好矣 上曰連爲開講自何月始乎仁培曰已累朔矣尹塾曰臣昨冬待罪春坊自其時已知此連開兩筵 膺問高敞矣 上曰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豈不好耶（事在壬午而旣繫遂說故附于此）

書筵講義

丁丑十一月十二日祗受說書有 旨格外誤 恩實難承膺而迫於分義黽勉登道方擬進伏 輦下痰暴血憩

二十五日八城累度呈辭皆不 允連日牌不進罷

職是日夜 大朝宣覽上書 傳曰說書權正忱
違牌罷職云飭已行矣勿罷牌招察任
十二月初二日又違牌俄而 名牌又臨不得已出
肅入直
初三日行三覆于寬毅閣時御小朝取左右相承宣刑判
三司長官翰注同入侍臣亦以兼史昵侍是日勘
十三囚徒夜三更始出時 膺候靡寧咫尺間聞
呻痛聲 玉音低微伏切憂慮之忱
初四日藥房三提調及醫官入診 答曰症候一樣
諸醫請更用加味芎夏湯入診罷後臣與文學金

勉行戛入診且陳 停筵已久乞於 臥內講讀
經史以倣古者朝夕諷誦之義 令曰依
庚辰十月十四日復宿跰 召命推命一齊臨到二
十四日逮入金吾三日得釋旋卽承牌入直
十一月十六日 小朝召對時與上番金魯鎭持夙
興夜寐箴入侍上番讀過半臣讀乃啓方冊以下
小朝問貞則復元之義上番對以冬而復春之
語此對恐未盡也蓋貞則復元之義言此心時或
出入而夜間所息其氣淸明學者因其所息以養
所存使神淸氣定不以朝晝之所爲害之則此心

常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天之德成而復生生
成不窮也臣欲以此說改陳而上番遽起臣遂泯
默而退
十七日入診時上下番亦以 大朝命持校理朴聖
源所編保民格言者而入診 筵既罷上番展讀
一通 小朝問其書無條目無次序其中眞德秀
語甚切實下番更讀一過可乎臣跪讀訖因進曰
夙夜箴昨已畢講治心脩己之方無不兼該
邸下一意體驗常目存省而又以此格言時時看
閱以爲受用之地則推之修齊平治將無所往而

不可　宗社生靈之幸孰大於是乎　答曰此言
儘好　小朝又問曰下番在安東其處穡事何如
臣對曰嶺邑雖曰小豐近峽早霜諺所謂穴農也
答曰吾頃作溫行所經旱灾溢目生民可哀也
小朝又曰眞德秀語必不止此繕寫以陳臣對
曰保民格言不過六七張而所引經傳史記等語
多不緊切又撒亂無統取以進講於　書筵則似
不足矣
壬午四月初九日又以宿趼發行
十七日出肅仍入直

十八日同上番八侍 書筵 小朝讀前授音易八
卷益之九五止大得志也上番弼善李萬恢讀新
授音上九莫益之以下終卦 小朝又讀一遍訖
上番陳文義臣以下番進曰夫欲利者人情之所
同若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必怨惡之
矣況上九以剛處極是求益之甚者人將惡而欲
攻奪之是所謂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者也好利自私之害有如此人君尤存此戒
不可生一毫偏私之心也 令曰然矣是日講易
訖 小朝又讀前授音綱目十五卷漢安帝上篇

自以劉愷爲太尉止宮死訖上番讀新授音遲光
元年止詰甘陵臣以下番繼讀自尚書僕射止萬
世之法也上番陳文義臣尾陳曰陳忠此疏誠時
君藥石之言也而安帝庸愚不知省悟使閹豎女
嬖任其橫肆馴致爲亂有一陳忠而終不容於朝
此誠後世人主之所可鑑戒處也　令曰然矣
十九日同上番入侍　書筵講周易讀夬卦止孚號
有厲臣陳文義曰夬之爲卦五陽進而決去一陰
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而君子之心尚存
警畏必欲十分完全而後已小人之可畏有如此

凡爲人主欲去小人所當知時審幾不可容易發
露以致危亂也 令曰然矣
二十日臣以問安官晨往 大朝慶熙宮未及下次
對上番文學邊得讓來言 小朝對領相稱下番
淳實有文學可佳仍有勿移他職之 敎云甚是
惶悚也 令曰今日名對持綱目及朱子已酉封
事以入八侍讀綱目自汝南黃憲卒止其殆庶乎
臣陳文義曰黃憲言論見識他無所考而時人稱
譽如此方王龔之薦進也陳蕃就吏而憲獨不屈
憲固高矣陳蕃亦爲國者使士知幾而不進豈不

危哉 小朝讀封事二板上番讀第一條以下凡
四條臣讀第五條以下三條 小朝命桂坊讀終
篇臣陳文義曰朱子封事無非格言至論而其第
六條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要切中尤要切
邸下今日之所宜體驗而受用者也誠願 邸下
本之第一條講學以正心以爲萬化之基又以六
條中所云孝仁禮義四字爲修己之方一日二日
念兹在兹則其他諸條所云皆是擧措中物事
宗社臣民之幸孰大於是臣嘗觀朱子讀書法讀
書不必貪多務廣讀上段如不知有下段字字研

究必以爛熟爲期欲望　邸下依此法讀書了得
此封事又熟讀庚午以後封事奏議反復講究以
爲終始體驗之地則脩德凝道之大端豈不外是
惟　邸下懋哉懋哉　令曰善矣是日
小朝手書下諭曰益自堯之授舜以至于禹湯文武
聖聖相承大道不泯而於其後繼而行者罕有也至
於漢唐宋之君則假仁借義尤不可同年而語矣雖
以孔孟顔曾之聖程朱濂洛之賢獨脩其身而不能
行王道於時君寔千古太息處也蓋時君之不識聖
賢則未知之何矣而齊梁之君知孟子之聖宋孝宗

亦以天資英發豈不知朱子之賢而皆不能用於當世者其故何哉每覽前史嘗切歎息而于今偶閱朱文至戊申封事末端云臣事陛下二十七年而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也不覺掩卷慷慨矣以朱子與宋孝宗之間可謂當時際遇之盛而其說如此寔余意之所未曉處也其所以然者何哉願聞高見

臣對曰臣等嘗聞道之在天下通古今一而已唐虞三代之相繼傳受者要不出精一執中之心法而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亦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相與左右而輔相之則當世聖神功化之盛

宜其蕩蕩乎莫之尚焉後世聖學不明斯道遂晦
自漢唐以迄于宋雖其以力假仁不無彼善於此
而其所以爲治者不過富强功利之術未免爲架
漏牽補之歸則陋矣何足與論於唐虞三代之治
哉乃若孔孟顔曾之聖濂洛關閩之賢得羣聖相
傳之統續千載旣絶之緒而大道難容空言無施
俱未能挽回至治者豈非時君之蔽痼已甚莫之
能用而然乎惟彼齊梁之君雖知孟子之賢而急
於一時之功利以王道謂之迂濶則其不足與有
爲可知而至若孝宗之於朱子際遇則有之惜其

素蔑義理之學專昧用舍之分志存圖恢而惑於講和之說心蠱邪佞而反有道學之禁雖以朱子忱誠之懇惻謨猷之宏遠而讒舌交搆君心莫悟終未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其封事末段中所云歲月流邁天顏非昔時等語激切感慨歷千古尚有餘悲臣等每讀至此未嘗不歎息慨恨於孝宗也嗚呼自古人君孰不欲得賢聖與之共國而辠多並世而不用如齊梁宋諸君之爲者特以是非之不明邪正之莫辨故也如使講明此學克去己私格致誠正各臻其功則物累淨盡明無不

照而其於賢否用舍之別不啻若數一二辨黑白矣故朱子奏劄中有曰秦漢以下此學絕講道術隱晦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値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也此誠有國者之所宜觀省也食芹而美玆敢獻焉

小朝手書下詢曰竊觀古史至於漢高之事誅丁固封雍齒可謂賢矣然以不爲其主而誅丁固則項伯是羽之族而其所爲者與固一類而不同誅者是何意也且至於張良謝病辟穀之事良之明保其身則可謂足矣而當其時也高祖恒懷立如意之心又呂

氏作禍之萌以良之哲非不知也終退其身以爲務而不顧漢家之興替蓋良則賓于漢而不臣于漢故其處事然乎抑亦徒顧一身不念漢祚而然耶昨今日勢乖常宿疾又發之中忽觀馬史引此起疑而問焉願聞高見

臣對曰臣等謹按漢高之誅丁封雍一則出於私怨一則出於鎭安而已謂之明大義秉公道則未也何者漢高之於雍齒亦有怨矣而其所以先封之者特以張良謀反之說刼之耳蓋非高帝之本意而乃若丁固之誅則此不過外假秉義之名而

報平日窘辱之怨者也先儒劉元城所謂高祖斬丁公非誠心特私意云者正爲此也若使漢高誠有明大義之心項伯獨非羽之諸父耶與羽同休戚者是項伯之義也不但知丁固之爲羽將而已則其罪尤大矣不忠之誅當先及於項伯而不惟不誅乃封之射陽以償翼蔽之功而所誅者特丁固一人爾然則項伯之封乃私恩也丁固之誅是私怨也曷足爲後世人臣之戒哉張良之於漢高雖不以漢臣自處而因事納忠言無不盡則方漢高之欲立如意也天下之變莫大於是而以張良

之善諫無一言爭辨者蓋以君心已蠱有不可以言語感悟故量勢審機無所鈌爲而厥後商山一書便作轉移之一機括則張良之功於是爲大而先儒張南軒所云子房自度不能得之口舌至四皓來而後定者此之謂也至於呂氏作禍之萌是漢高之所逆揣則以良之明智豈有不知之理而其所以謝棄人間無意國事不曾預爲之圖者是豈專出於保身而然耶夫國家安危自有天命有非人力之所可容則雖以張良之智其於天又何哉

二十一日以休日停　書筵上下番持周易綱目入
侍溫一句所講　小朝拈出益之大象而曰此一
卦中要語也且遷善改過二者果有異乎臣對曰
風雷二物交相助益君子觀其象以求益於己而
益之大者莫如遷善改過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
當如雷之猛而不可遲疑等待也故先儒呂氏曰
損莫如忿慾益莫如遷改此固學者之所宜佩服
而人君尤宜體念也至如二者同異之別則夫人
改過便能遷善然而朱子有曰遷善字輕改過字
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

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矣 令曰善矣 名對能
後有封事中數處疑義錄進之 教遂以小紙別
錄付司鑰以進曰神武不殺者謹按繫辭本義曰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胡雲峯釋之曰得其理
不假其物者言理必有資乎蓍卦爻之爲物而聖
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有如武必有資乎殺而聖
人則有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淫祀無福謹按曲
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呂氏
註曰非其所祭如不當祭而祭之者魯之郊禘文
王及杞爰居之類是也淫過也過以事神神不享

也故無福管子而少知治體豈不寒心哉此言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若是愚昧之人則其言雖如此不足取信管子而果知治體則目今四維不張國將滅亡恐如管子之所云矣豈不寒心哉英雄性理大全中先儒之說曰張良是英耳韓信是雄耳以意推之則英是才智穎發之謂雄是才氣俊邁之謂也是日夜

小朝手書下詢曰偶讀古文蘇子論始皇扶蘇之說有可疑者何則蒙毅侍帷幄而爲謀臣雖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

毅故高斯成其謀云云大抵蒙毅不去而若在則扶蘇之變不生而秦國不亡乎且扶蘇之受死可謂孝乎否乎此一節千古大關節處願聞高論又太極圖說中周子言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云而朱子小註言修之悖之只在敬肆之間而已夫敬者徹上下之至工夫也然誠敬二字如鳥翼車輪則今獨提出敬字而言之者何也願聞其然蓋余素抱痼疾雖短夜不能甘睡況今又徵恙尤不能寐偶看古文其中有疑處一二特爲書問詳實敷陳以進爲望耳

臣對曰臣謹按蒙毅秦之謀臣也方始皇之道病

也秦之存亡在於蒙毅一身若使蒙毅不去則高斯不敢肆其謀而扶蘇不死秦國亦不至於遽亡矣然而秦之天命已絶矣假使蒙毅不去高斯既在則扶蘇之變又安知不作而秦國不底於危亡乎至於扶蘇之不許復請而死於僞詔者雖出於不逆君命之意而嘗觀先儒論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只許其恭而不許其孝以是推之則扶蘇之受死不過爲申生之恭而已恐不足爲孝也朱子釋太極圖說中君子脩之小人悖之之義而單提敬字者蓋就靜虛一邊說去故只以敬字言之以示

人慾寡理明之方而但敬外無誠誠外無敬則誠之一字恐在言敬之中矣

二十二日上番李萬恢讀夬卦自傳頭止利有攸往臣陳文義曰夬之爲卦五陽一陰以五陽決去一陰宜若易易而尚存戒懼不敢安肆必誠信命衆不尚威武如舜之敷德格苗是也若恃其壯武以力角力則是乃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所謂不利卽戎者也伏願 邸下體念焉 令曰然矣又講綱目自斑勇擊走凶奴止胡氏論 小朝問曰安帝諫臣如陳忠楊震等前後多進苦口之諫而趙

騰一言得失輒見誅殺者何也臣對曰安帝何足
責也䂊於宦侍女嬖而惡聞忠讜之言者蓋非一
日矣其心久而不平而趙騰一言適觸其怒烏得
免誅殺乎繼而楊又不免自殺觀楊震遺命諸子
之語歷千古尚有餘悲而自不勝歎息痛恨於安
帝也此誠人主之龜鑑也　令曰然矣又　下問
曰胡氏論楊震之死以爲燭理不明處義不明此
言何如臣又對曰楊震知安帝之不足有爲而不
能見機燭理不明則固似也而受國厚恩位列三
公則與同休戚庶其開悟是所望也想其苦心至

意斷斷無他則當日飲酖之死誠可哀痛矣夫子嘗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章句釋之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然則楊震乃仕危邦而見危授命者也烏得以貶之哉　令曰然矣　小朝又拈出詔擧有道之士以下數條令臣讀之臣讀訖進曰薛包之父乃瞽瞍之類耳而薛包乃能盡其子職至被毆扑而晨昏不廢卒使其父母慙而還之此眞學大舜之孝者也葢父子天性也薛包之父雖喪其本性而薛包之孝旣如是篤至焉有不感動之理乎　令曰

然矣

二十三日上下番仍翊衛尹勉遠同叅講夬彖辭止乃光也臣陳文義曰他卦多以卦德釋明義而此卦旣釋卦義復賛其德者益以五陽決一陰其勢易於過剛故必健而能說和而能決而後可以免危厲矣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人主去小人之道當用此法也　令曰然矣又講綱目自九月廢太子止四月至洛陽臣進曰甚矣安帝之疑惑而難曉也雖視忠良崇信姦諂殺趙騰黜楊震而卒不能保其太子小人女子之禍人家國有如此誠

可畏也後世人主宜亦知所戒矣是日暮臣出直

司書任瑊入直

二十六日 令曰朱文抄選己酉封事之中其五條云未有不爲善而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守正得禍者也蓋以堯湯之聖有水旱之災以顏子之亞聖亦有簞瓢陋巷之貧而享年不永觀此則福善禍淫之理未可知也且賈生治安策一篇寔千古之巨文而于今余詳看其始末則其痛哭流涕等語愛君之忠則忠矣然其所敷論保太子等語外其亦未件事也宜急言人君之一心生做

去以明義理辨邪正格致誠正之道靡不用極固所宜也此等之語其亦忽略誠可爲太惜者也抑賈生天資雖高不聞濂洛諸賢之正論其於書則不過伏生口讀之學而其他諸經其時亦各立門戶專門章句之學故不得聞大道而然耶抑亦賈生但救時政之得失而於君上一心之中則意未及而然乎僉願聞高見臣對曰竊以爲福善禍淫此天之常理也故爲善則天必眷佑而降之百福爲惡則天必黜罰而降之百殃試以前代帝王言之如湯武之永言配命桀紂之自速顚隮此已事

之明驗也自古以來焉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又焉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故先儒曰一念之善和風慶雲一念之毒流金爍石夫以吾人一念之善而天必降祥一念之毒而天必降災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如此此朱子所以拈出善惡禍福之說勉時君以修德行政者也至於賈誼治安之策不過爲經綸之論而言時政之得失益漢時儒者初無學問之工故雖以賈生之高才博識不知以格致誠正之道仰格君心至董仲舒而後始有正心以正朝廷之策此其見得之最高

處而非洛陽才子之所幾及程子所云董子度越
諸子之稱蓋以此也
二十七日入直司書任珹出直
二十八日 睿候靡寧停兩筵 下手諭使之敷錄
以對
二十九日上下番入參 書筵講周易夬之九四止
不明也 下詢曰聞言不信何謂也臣對曰九四
以陽處陰不能自強以從羣行雖有善言不能信
用蓋欲過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而九四不剛不明
故聞言不信而致有悔吝臣敢以剛明二字仰勉

焉 令曰然矣是日夜

小朝手書下詢曰朝者講時以聞言不信四字起疑而未及詳知故更問焉詳備敷進宜矣盖自古以來見善而好見惡而惡固人常情而況凡人讀書之際至於五帝三王之跡則人必贊美之欽誦之至於桀紂之事則人必慨歎之深非之所好若是其丁寧所惡又若是其丁寧則非不信也非不知也然好而行之者少惡而去之者又罕焉其故何也且堯舜桀紂之存亡興替布列簡冊則人孰不讀人孰不信而蹈前轍之已覆陷既見之敗跡猶不知覺此則不信有

異矣不信聖賢者固不足道也而至於如右所陳之人則信而不行好而不爲抑何故耶其所信也非誠信好故耶雖固誠信而物欲外誘故信而不能行好而不能爲徒浸浸然陷慾而不悟終至悖戾之境而然耶願聞高見

臣對曰臣等於 朝講入侍時伏蒙 邸下拈出言信一句 俯賜 下詢臣等竊伏以爲九四之聞信者由其以剛處柔不剛不明失其本性而然也敢以剛明二字存省之義惶恐仰陳而退旣又伏承 下詢更提不信二字以及好善惡惡之道

猗歟盛哉臣等竊以爲好善惡惡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者故見人之善莫不好之見人之惡莫不惡之試以方冊中前古帝王言之如二帝三王之德則人皆贊歎欽仰之不已而至於桀紂之事輒慨惋而痛恨之者豈不以吾人好惡之情自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乎噫人之所好者善也所惡者惡也則凡於三皇五帝之德宜其好而信之夏桀商紂之惡宜其惡而戒之而三代以來更未聞邃古熙皞之盛而桀紂以後亂日常多覆轍相尋史不絶書者此豈非物累所汩不能眞箇好惡而然耶嗚

呼好善而不以誠心則非眞好也惡惡而不以誠心則非眞惡也好惡俱失其道是非莫的其向厥或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而甘自陷於危亾之歸曾傳所謂拂人之性災必逮身者非此之謂乎噫不學聖賢則已如欲學之必篤信而篤好之好善則如好色之是好惡惡則如惡臭之是惡不但好之而必欲行之不但惡之而必欲祛之無少虛僞實心做去凡於動靜猷爲之際就其如舜去其不如舜者取舍之分明體行之工篤則吾之德業庶其馴致乎高明光大而不可量矣以是究之則凡欲

好惡之得其正者亶在於篤信聖賢實心體行而若言其工則不過曰講學以正心而已臣等愚昧敢綴所聞以備古者瞽御之箴　小朝又下詢曰日昨所陳文字誠好矣但欠太峻漢高之斬丁固不必如是之貶斥也臣對曰漢高斬丁之事先儒司馬光雖有稱頌之論而以臣愚見只是報窘辱之舊怨耳不然何以封項伯而赦季布乎人君御天下之道當以大公至正行之若漢高之權數循私可戒不足法也　小朝笑曰謂之權數則誠然矣　書筵罷後入參　召對講綱目自又按中常

侍張防止教習戰射　下問曰周舉忠諫之臣也然而救孫程則非矣孫程等雖有功於順帝然使之在朝叅政則安知不階亂乎臣對曰然矣自古宦寺皆亂人之國歷代以來只有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爲善人而朱子之所嘗稱說者也今使孫程叅政則其黨有十八人安知不與之釀亂如江京樊豐之爲乎周舉之固請表諫誠所未曉且順帝曾爲京豐等所譖廢處有年今爲孫程等所立而惑於張防欲蹈前轍其昏愚難曉有如此誠後世人主之所宜鑑戒者也　令曰然矣

三十日以次對停　書筵行　名對上番文學邊得讓臣以下番入兼文學金相翊衛率尹昌鼎同叅講綱目自二年春鮮卑寇止進退無所據矣臣進曰樊英高倨索價固辭策書禮幣之徵及其就聘也强輿入殿坐壇受几杖至拜五官中郎將過數月而歸曾無奇謀異策張楷譏之是也樊英固不足道而順帝猶不失禮遇是欲存待士之道而然也固未爲不可也　令曰然矣又曰昨日所對文字較精詳若論好惡則當以誠信爲主也向者所問太極圖說末端言敬不言誠之義不必起疑益

言敬則誠在其中矣臣對曰誠信二字允爲萬事之根本而人君爲治之道必君臣上下信義交孚而後可以治天下也此二字伏願體認焉且向者下詢中有誠敬爲鳥翼車輪之 教臣竊以爲鳥翼車輪是知行並進之謂恐不宜喩之於誠敬也 令曰然矣是日次對出進見之 令 大朝以動軍有弊明日予當瞻拜 眞殿元良當拜謁

五月初一日 小朝出集英門外祇迎 大朝仍隨詣 徽寧殿展謁而退是日停兩 筵

初二日臣與弼善李萬恢入侍兩 筵時 睿候靡

寧讀書不能成音遂略陳文義而退

初三日至七日停 兩筵設 診遂

初八日臣與輔德李德海入侍休日 召對 小朝

拈出夬之大象而讀之仍 下令曰夬象所謂居

德則忌是要語也居者止也是止於善之意也臣

對曰 睿敎誠然矣蓋居德是根本工夫施祿是

福澤及下之義是居德之工效也夫夬之爲卦以

五陽決一陰宜若易易而猶且審愼而不敢忽如

初九之戒躁進九二之嚴戒號九三之壯頄有凶

九四之其行次且九五之中行无咎皆主乎十分

謹密无一毫悔吝而後已君子却小人之難有如
此蓋九五之中行无咎特以五與六比雖以義裁
之於外而容有毫私近習之心故董得无咎而未
得爲光大也苟使心正意誠而無係累之私則其
於中正之道可以充實而有光輝矣程傳發明之
意蓋本於此而本義所以稱備矣者也且易中言
程傳備矣者凡二履大象之言程傳備矣者痛後
世風俗之弊而戒之也此所謂程傳備矣者誅後
世君心之非者也而贊歎程傳之詳且切者也此
等處尤宜玩索也 令曰是矣又拈出綱目自下

司隷校尉止爲尚書　令臣等讀之上下番分讀訖　令曰孫程等以官寺能救虞詡順帝又感悟而擢用可謂兩得矣臣對曰虞詡有忠直之操而無將帥之量幾爲馮石劉熹所構陷而順帝之欲殺旋用者此是天理一端明處若使順帝黜馮石張防等而信任虞詡楊震則漢業豈至於危亂乎益容受直言最爲難事故以唐太宗之從諫如流而於魏徵苦口之諫未能誠心聽信雖有金甕之賞而悔不殺田舍翁又踣所製碑太宗尚如此況庸主乎聽信忠言是人主之所宜喫緊處也　令

曰然矣

初九日　睿候靡寧

初十日與輔德李德海入侍　書筵講姤卦止勿用取女臣陳文義曰夬之一陰旣已決去爲純乾是君子道長之時而曾未旋踵姤之一陰遽生於下是一小人伏於衆君子之中潛有攻害之心甚可畏也故卦辭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夫以一陰之微而必曰壯者爲其壯盛必曰勿取者戒其以微小而輕忽親暱之也聖人之憂君子而慮小人其意深矣且復一陽方生而必曰來復姤一陰方生

而曰姤遇也遇者偶然相遇之謂也且坤爲十月純陰之卦而君子必謂之陽月乾是四月純陽之卦而不以陰月言之聖人扶抑之意亦可見矣

令曰然矣

十一日與弼善李蒕恢入侍講自彖曰止大行也臣進曰姤之爲卦本不好而其曰天地相遇曰天下大行者此特別取一意而言之且其時然耳至於九五之天下大行蓋以二與五皆以中正相遇也君有中正之德然後可得剛中之臣臣有剛中之德然後可遇中正之君且姤凡一陰五陽而必曰

柔遇剛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中正二字誠
人君之所宜體念也 令曰然矣講綱目自陽嘉
元年止終不能行臣進曰左雄上疏甚精切如所
謂以取歛爲賢能以安民爲劣弱視民如仇讎稅
之如豺虎見非不擧聞惡不察等語不但當時之
弊爲然目今時弊正如此惜乎順帝雖皆從之而
宦官不便之竟不能行使左雄安民之策爲近習
所沮空言無施是由順帝不剛不明不能斷然行
之也剛明二字誠人君之喫緊用工處也 令曰
然矣

十二日 書筵講自始之時義止誥四方臣進曰程傳極言相遇之義者不過別取一義言之而本義只以幾微言之者蓋一陰之生雖微而其勢甚可畏以身心工夫言之君子旣已誠意而如有一毫自欺之心則是入於惡之幾也以邪正言之羣賢滿朝雖無一分可畏之形而如有一小人介於其間則是君子道消之幾其幾誠可畏朱子所拈出幾微二字可謂濮矣 名對講綱目自雄又言止小綱數也臣進曰左雄之論選士請以四十爲限者蓋出於稍抑新進之意蓋人必老成而後鍊熟

經諳臨事不苟故書曰尚惟詢玆黃髮禮稱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此之謂也然人之優劣賢否亦不可以老少斷之必在上者有格致誠正之學然後可以不昧於邪正之分取舍各得其宜也順帝之面從忠言而不能信用者特以蔑學庸愚不剛不明之致誠可慨也 令曰然矣又曰經書固好矣而若其治亂觀感之道則莫如史記余近日叅看明史本末儘有觀省處距今稍近非遠代之比

明時夫婦男左女右而死節者誰也臣對曰明

毅宗殉社之後翰林院簡討汪偉書壁曰志不可

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係兩環于樑瑋
就右將縊妻耿氏曰雖在顛沛之際夫婦之序不
可亂也復解環正左右序而同死時太學士范景
文等五十四人皆自殺厥後殉節者不知其數或
闔門伏劒或渾室自焚賣餅賣柴之類亦皆殉節
節義之士若是夥然者蓋由太宗以後仁宗宣宗
懋脩仁德培養節義之致所可痛者弘光帝方在
顚覆流離而再遣使者採美女於杭州一珠冠費
以數萬金賊鋒將及而耽於倡優雜戲以自娛是
誠何心哉誠可哀痛古人云看史損人神氣正指

此等處而言也若以君上覽此則必將恐懼感慨
而內自循省之不暇今於 膚學亦恐大有裨益
矣 令曰然矣
十三日與弼善李萬恢入侍 書筵講姤初六止柔
道牽也臣進曰雖以一小人之微弱而尚有害君
子之心故固系金柅所以防之於微聖人垂戒之
意可謂至矣然不但備小人爲然天理人慾消長
之幾又如此天理易晦而人慾易肆慾之一字實
爲一身之寇敵而不但如羸豕之可畏也苟能制
之於初不使滋長如金柅之固系則人慾日消天

理漸明而馴致乎至善也故一念之善而可以爲堯爲舜一念之惡而終至爲桀爲紂善惡之幾儘是生死路頭也若不預防於幾微之際任其流蕩狂肆靡所底止則後雖欲改圖此心已痼天理已塞而其進無由矣欲望 邸下於此玩索而存戒也

令曰然矣 召對講綱目自春正月徵郎覲止辭病不能就臣進曰郎覲此疏固善矣然徒言災異感應之道星曆禍福之說而不言正心誠意恐懼修省之方是昧於格君之義者也恐不足爲法也 令曰然矣

二十日入直仍叅 次對文學邊得讓衛率尹昌鼎
同叅 書筵
二十一日與弼善李萬恢翊贊鄭志浩同入侍 書
筵講易萃卦辭亨利貞臣陳文義曰萃之爲卦最
屬於人君葢萃者君臣同德萬物萃聚之時萃聚
民物之道必得大德之人治以中正之道然後可
以萃合天下而一羣情之歸仰苟失中正之道而
又無大人之助則其萃者散而合者壞如晉時永
嘉之禍生於平吳混一之餘唐宗天寶之亂起於
開元豐亨之後此甚可畏卦辭中貞之一字誠萃

道肯除也 令曰然矣 召對講綱目自永和元年止蠻勢轉盛臣進曰樊演之討林蠻也軍士反攻其府此所謂前徒倒戈也順帝之時内則宦寺驕橫外戚用事又爲之窮兵黷武增租賦事蠻夷國内虚耗民心怨咨戰士之反攻固無怪矣夫民心向背天必從之自古國家興亡未嘗不由於此書所謂可畏非民者此之謂也願 邸下留神焉

令曰然矣

二十二日 令曰今日氣甚不平雨遝姑停講官持夙興夜寐箴入侍政院達曰左議政洪鳳漢爲承

候事來待上下番同爲入 侍之意敢稟 令曰
並爲入侍於是左議政洪鳳漢承旨李惟秀假注
書鄭必忠史官林德濟弼善李萬恢文學邊得讓
撿閱尹塾司書任瑊兼史說書臣權正忱同爲入
侍政院又達曰有時急稟達事賊豎羅景彥投狀
刑曹辭緣內有 殿下肘腋之臣皆懷不忠等語
小朝顧謂臣等曰凶言豈景彥所自爲乎臣陳
勿露色辭之意 令曰君言是矣刑官紬景彥狀
上 大朝又奏言 東宮方出在城外云云皆誣
陷不道之言 大朝大驚 下教曰當親鞫矣

命拿入景彥刑問一次訊杖四度停刑景彥又自
衣縫中上一封書 大朝下覽後示左相左相失
聲號泣曰臣請先死 傳曰東宮何不待命也宣
傳官不時傳 命 小朝蒼黃趨 命時大小宮
僚退出惟司書任珹翰林林德躋及臣正忱侍衛
宮隷皆撤出無持燭者以講院隷代之 小朝至
興化門外降輿步入時夜深昏黑誤犯 御路卻
立愕然曰此 御路也避由他路詣 殿前涕淚
沾袍 大朝使之退出 小朝依 教欲退臣陳
請罪待 命後還宮爲宜臣又直入 大朝前號

泣請嚴鞫羅賊之行凶俾伸 睿誣 大朝乃弛
怒命 小朝退出 小朝出坐宣仁門咄咄語
臣等曰一國儲君豈與常漢羅賊相對頭面乎寧
欲盡然臣力進包荒之道乃喟然 下教曰君言
是矣判義禁韓益謨同義禁李彝章力請嚴鞫正
法任珹奮然曰凶言豈景彥自爲乎請亟覈指嗾
景彥竟以誣陷 東宮承服
二十三日 親鞫景彥結案處斬 大朝還內 命
小朝給轎還宮前牌軍依例舉行諸臣請乘輿不
許大臣及諸宮官力請始許之仍爲侍 命于時

敏堂月臺上下番侍伏 此下至閏五月二十一日不載

書

上李訥隱先生

伏惟道體履茲三陽日享康福區區慰仰無任先祖日錄已經校勘粗成頭面剞劂將有日此非惟一門之幸感荷萬萬元稿二冊先輩所定在今毀動之難仰認門下之意然編集體例恐不如是當變通而變通亦無不可古人有校書掃塵之語蓋以十分亭當爲貴也今方寫出中本夏當聽命於門下伊時或可駕臨本院集遠近知舊同其商量否乎懷仁丈以道

淵山長累累還往華寺或有一日之款否一番論確恐亦爲重其事之道耳

上李訥隱先生

伏聞比苦痒痛之症不勝慮仰之至此病正忱曾已折臂矣其方錄在小紙幸依此試之如何山長辭單三至院中似不免一番膠擾也别備穀多至四五十石欲邀一縣冠童爲一月講讀之需仍與諸益從容於函丈之間了得幾卷殘書而窮寒慾難駕臨正恡亦不容久忝此事姑未知必諧否也平仲須遇於酉谷做半夜之款聽其辭說名利一關已能透得其視

考妣之輩豈可同日語哉閑居許多年想立定一箇
門庭而恨未能一進細討也

與尹叅判 光紹

正恍頓首再拜即日窮沍不審體力何如憂戀之至
不任下誠正恍問學工夫不敢頓廢第緣窮廬事故
叢迫滅裂無所得畢竟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益覺
前冬齋居之爲可樂而且恨此事之終難復見也區
區慕德之深只作南康小兒之啼而已適因族兄行
謹以咫尺奉候

與尹叅判

向者累進軒下獲承道德餘光時適忪遽憂慮載心未克從容請誨悚恨如之何想記昔年校宮之講承拈出小宛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兩句面諭云此兩句中間儘有無限合商量底此可見大君子親切用工成己成物之大致有時三復諷詠惕焉興懷敢不奉而周旋以求其體當耶

答尹侯光紹○代院訓長作

伏承下問賜意懇眷就伏審視篆服履動止以時康衛慰荷無任今茲講學之舉此是窮鄉所未曾耳目者提誘勵掖之方益已靡不用極冠章甫而衣縫掖

者孰不欲濯去舊習奮發向前思所以仰體其萬一哉顧疲瘁淌劣如某等者猥居生徒之右不能遮免架漏度日至使生徒懈於前進齋居數月出入無常視元額常止於三之二其齋居講讀者雖不至過自游放而新嗜無甘難保其眞實見得此莫非某等勉率迷方之致一味惶愧無所容措某等旣不能免此叨據又不敢以昧劣批退願自今力疾自勵謀及生徒刻意催趲庶不至如平日之爲而但窮閻事故不一不容强加鞭督雖笞罰日報恐難得其齊一若欲因其出而並許永出則勢有所不可乃爾者假使隨

闕補入而其無故來會又未可必私竊憫然課題方付與齋儒使之製進恐未能有些辨列以塵闕聽也加餼補用之敎仰認曲軫之意感頌無已

答尹侯 代齋儒作

伏以某等俱以下根之資跧伏窮鄉蒙騃揄劣無所肖似竊嘗聞之父兄師友粗知此身不可使爲小人之歸而因循偸惰膠固外累無一的實見處似此般樸𥁞已無以遺形於鑑裁之下矣廼者猥蒙不視鄙夷矜其愚振其頹塌欲引以躋之君子之域前後勵掖靡不用極矧玆匪意伏承下帖重以文房之用某

等相與聚首惶感無地自容仍竊伏見下諭辭意諄
至赤心說與開示日新之方慨然以興衰起廢爲已
任雖使父兄誨其子弟蓋不是過夫爲士而言學猶
農者之談耕稼商者之論貨財莫非自己物事雖無
鉗鎚之嚴猶當激仰感奮扛夯做去圖所以進益況
可慢負德意浪自遊放舍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蹉過
難得底盛壯時節耶第惟遊騎已遠迷扃莫啓且竊
廬事故多端實難擺脫得袪雖欲一齊斷置專心講
讀而有不可得者下梢恐未能仰塞萬一私自循省
令人羞愧欲死前者課製蓋亦抂於退産不知就緊

切地措意任筆畫葫不成頭面仰塵崇聽已覺僭猥一味惶悚竢罪竢罪

與立齋姜公 再恒

向日一餉承奉歸來如有所得幸荷無已伏未審蓋者體履動止何如鄙蒙固知不成頭面而無隱之地自不敢以蕪拙辭山鷄愛影可笑其不知量也幸伏望曲賜斥教俾免湖南畫師之歸如何下面所錄文字帶得時文口氣失之瑣屑恐非行文軌度亦望一一批評使之知所向方至祝至祝清凉錄若賜數行大筆可奉而實玩致慰清凉山靈矣連薄憂冗未由

從容於門下私心第切翹勤

答牛川鄭公 玉

前此每擬奉咫尺祇修慶問而哀苦中漣汨憂恚迄未之遂滾以嚮慕不誠爲罪玆者伏承下存又以眞玄遠厚齎饋區區不勝哀感況伏審竆沍令履起居萬重文集讎校已訖繡梓有日非惟子孫之幸實士林之幸也去留蹤跡之苟誠如下諭然旣免不得矣矧今分義一邊較重姑且盡吾之職遠細娛懋大業宣布威信使紀綱振刷軍民得所則可以報答 殊眷用光先烈而增吾嶺之氣色彼睢盱者將安所抵

其隙哉正恍愚無知識又在罪疚中輒以此言進者誠以平日慕庸之深不敢自外或有以諒察矣

與鄭奉化壽延

廼者西轅纔發雪寒正緊雖知神明所護庶無他虞而私心自不勝慮仰日昨伏聞車馬已返定不審千里撼頓之餘體履動止更何如正恍卽欲進候仍承餘誨而須苦冷泄經旬未間神氣之削日甚一日跧伏窮廬未能出門容旋減歇委進伏計病中溫節要書見得音旨益旣說許多病痛又說許多藥方竊見古人師友之誼知彼之至重而其喫緊爲人之意歷

千古尚有餘味拊卷感慨益知此身不可使爲小人之歸而第恨頽懶成習日漸弛廢雖或略綽佔畢而了與身心不干素學無成流光易失中夜以思不覺悵悵幸望勿視鄙夷時有以警敎之也

答李景文象靖 休文光靖

洒者伏承問札無便未卽修覆逋慢可愧伏惟庚炎僉學履起居增重比日做得何工養閑許多年脩辭畜德當日有新得令人欽聳正恱罪積不滅月前已過祥禫慨廓之私如何可言年來身恙沈劇呻楚度日有時收拾一二有些佔畢之工而漏器盛水蔑蔑

無所得到此益覺從前優泛中歲月眞可惜咄歎如之何違晤且十許年矣竊擬一造奉款求有以警益而似此憂汨且無驢僕未易遂計瀼以嚮往不誠爲罪也

與李平仲 重光

向承辱覆辭旨鄭重披玩如對感認故人情誼卽日歲暮寒冗江上多風僫度將攝恐益難得宜矣各汨憂病莫往莫來雪滿前川懷想徒勤始知剡溪一棹爲千載難得之情致悵歎如之何正忱月前營移妻葬連汨風寒繼以奔走於門內喪憂大失將息老病

交侵志業漸退良可哀也暇日佔閱胡傳春秋竊覸
此老胷中間架不草草能見得聖人筆削遺意但自
家神識蒙陋不能領會得一二朱夫子如看風水之
喻信的說也恨未克與吾兄對討以發蒙蔀也來春
如得旬月糧邀兄入華寺敘款多少仍了幾卷殘書
其又可必耶涍泉詩錄呈幸加斤正而厚和之使孝
婦異迹無至泯沒如何近日想富有述作無惜示及
振發此衰懶也餘祈以時珍毖副此想望

與鄭公述 弘祖

即日歲華維新遠惟兄學履增休東里先生精忠大

節宜早得美謚而竊恨其遷就至此卽承新有易名之典幸賀無已聞兄留意漢唐大肆力於文章跨一世蟲篆小技而吏屬之臣僕之一時場屋之得祇應運之掌爾然而一向抹摋終未聞了此一事得無學齊門之瑟耶令人慨然又聞兄出自名利場中振衣於俗離頂上目飫心會之餘必有可聞者矣亦必有可以諷誦者矣恨未能一番從容得承緒餘也正忙數年來疊遭喪慘重以薄於憂冗光陰幾何而都從這裏蹉過回顧索然蔑蔑無所得浩歎如之何訥翁幸無憂恙但年來寒薄益苦老境神氣頓覺非昔時

可悶前冬見邀溪院通讀近思其規摸已定而偏於痠癘下梢恐無收刷爾須拜訥翁娓娓說吾兄不離口幸望益加新工尋得坦道無負師門期望之意庸下如正忱者亦望時惠德音俾得有所警發如何從氏有秋凉益孌之教此計如得入手何幸如之

與金子深厚源子長

即問僉學履何如正恈來即滾汨已作塵埃人面目係戀名區魂夢徒煩恨不得復留一月在與吾兄共作勝界淸遊躡靈山臨聚遠送目蒼莽外吸江右江左之淸風挹金烏俗離之秀色然後歸而讀聖賢書

求古人之氣像以開發我志意恢拓我胸襟也若果爾非有得於子必有得於我而我今不浮石而汾浦仙區已換却主人矣多少奇勝讓付之子長輩僉兄其管了作主人否僕寒齋索居有懷伊人但覺心旌搖搖踰嶺而北爾應龍爲渠家膠擾寔八山堂其勢必與僉兄同幸望宵則衾之晝則授業勸課如何是亦君子成己成物之道竊爲僉兄願之也

與孫濟汝

仙區一別遽已西東而消息亦茫然無憑寒齋弓臥不覺魂夢飛越何嘗攜手再入以償不盡餘債也索

居無聊但切忡悵卽日雨雪沴陰學履淸勝牝奉親
遣免而寓中生受多端日事膠擾三餘所業空空無
有浩歎如之何嘗自念男子生天地間得名爲人凡
天地間百千萬事皆吾分內事無一物合少得者故
古人之盡人道也天地萬物認得爲己達而在上則
必能大開張樹立以致君澤物如其不然則窮而在
下獨善其身而已若是者豈不誠君子人也如僕者
材劣學蕪旣無所得於身心又不能取友四方以自
廣其於爲人之道蔑如也況幸其立揚有所作爲哉
吾兄才高而志銳智明而識博撑了千卷書於心肚

裏面一以長文息增格價一以賭青雲吐奇氣其於追古人之事業也何有雖然抑有一說焉竊觀近世之以明經稱者率多買櫝而還珠聽其所說則若水决下流而東注而問其旨義則漠然不知其何謂也於自家身心上竟無絲毫之得而聖經賢傳還爲取科之一奇貨晦翁所謂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者正謂此也今吾兄之學吾固知其異乎是矣然或恐外慕之心勝而受用之效少故不得不以爲戒其肯關聽乎否仙鄉爭辨事未知如何出場也這般事實吾雖不得其詳然要之其是其非自有公議在又

奚弩目苦口以招拳惹踢爲哉此乃鄕隣之鬪者閉戶可也况今人心日渝變怪百出正是泯默斂退時節不宜同波共瀾而與之浮沉也吾兄頗有太陽之餘症遇事不能破崖岸而爲之故敢及之願採納愚言操心行己但於恭謹容默四字上用工以爲一生家計如何當今儕友惟吾兄可以聞此語惟於吾兄可以此語進吾兄其勉之

上江左族父

前此幸承指敎粗知做人之方而材氣庸下見識蒙陋年來添却許多滾汩憂累叢身悔吝日積回顧其

中減裂無所得尚何有一班知見如下諭所期者耶
伏望憐其愚牖其迷無以此等無實之名見責如何
如何比與此間儕流相接語及古人攻過吾師之說
請有以隨事警覺而但在我言不見信畢竟漠不相
應甚可憂歎平生相愛如宅兄者既有少游之才又
有鄭侯之書其於此事亦必立得一箇門庭而兀然
孤邁不以一鞭及我此莫非自己不誠之致尚誰尤
哉窮寓寡助又乏書冊見聞日以鹵莽常慨然願與
此兄從容於巖泉之間發出舊藏拈得幾卷好書以
益求其所未知而見縛憂冗擺脫不得誠可恨也科

舉之累實所難免若能了此一事則庶不至虛費光
陰而早晚旣有命斷置又未易其亦愚且勞矣李正
字景文昔在春峽得數日款益已識其爲人頃見其
答門下書文思穎發辭旨俱到似非騫騰世路者口
氣儘不易得也究其辭意歸宿大要以朱書之不可
不讀爲一關捩未知門下以朱書爲歉於文章軌範
而反謂不必多讀云耶果爾恐未安朱子一書雖是
四子支流而知舊往復論辨甚詳旣說許多病痛又
發許多藥方使人諷誦或怡然會心或惕然發汗怳
若接承謦誨而未覺千載之爲遠也若言其感奮人

心而最切於受用之實則恐不在四子六經之下矣

老先生所謂有論語之旨無誘奪之害區區發端實賴此書等語正爲此發也今若以多讀朱書爲未當則非惟景文不服小子之惑亦滋甚矣煩瀆及此語多僭妄惶悚無已

上江左族父

即日寒事漸緊伏未審靜裏動止何如仰溯不任區區逌者伏見回文花樹會定於十一甚盛舉也此會年來輒爲事故魔障迄今遷就滚可恨也未知今番其果無撓舉行耶抑其中有欲禀白者門會之義要

不過闔族團聚以展親敦誼不但爲酒食飮啖而止
竊伏見昔年之會盃盤狼籍膠擾特甚一家親厚之
誼譁然無可講之暇矣伏願自今以往嚴立規約置
之宗家宗孫通告一門員數若至百人則折其半使
之各出壺榼區其半明年會俾出壺榼節次相遞而
不必過多寧薄無厚寧約無繁其魚其蔬聽其隨力
又各賫米三升太二升以來勿用聲樂畧倣勉齋公
天寧寺之族會惟以眞率簡靜爲主朝夕飮食泡羹
蔬菜魚肉二品而止老少以次列坐一齊舉箸以寓
古人同居共食之義酒則不過三行飮御無愆終日

情話仍相告戒以孝悌親睦之道以及婚嫁喪祭之節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劇談間又迭相歌詠以歡樂之歲歲若玆永永無替則古人所謂物薄情厚會數禮勤者正謂此也而一家展親敦誼之意於是得矣如使人人皆持酒饌備物娛樂則各處窮居不徒年年辦備之爲苟艱而任掌了當亦甚有弊且恐飲啖無節反致煩擾如上所陳未知以爲如何如或不賜斥外一日初筵取加裁擇以立永行之規幸甚迷見不足有所取舍而區區不能自已敢此煩聒不勝惶悚之至

答小山族兄

卽因便風轉審政履起居一向毖重區區不勝慰仰正恠月前作西壁之行遍歷山川面目覺與前日殊觀儘爲世外安樂地急欲携家移卜與世相忘而素未學辟穀之方未能盡室茹芝以追古人淸苦良可歎也金堂一丘最爲幽勝處昨歲山泉肆壞之後巖壑潔淨如洗其下層臺正當兩水交襟之內頫臨淸瀑金石鏘鳴信可玩謀及同行諸人要以來歲搆草舍溪上此計若成可得搬挈隨分作粥飯僧以娛我楡景豈有毫髮餘念哉異日與公遂初芒鞋肯顧則

當豫掃青山片石同占金華一面擺落塵俗之累歌
詠先王之道吾人至樂孰加於此哉林翰林須爾有
付處之 命今已見放否當日與同終始而正恦獨
免一行念渠淸弱多疾自未能忘懷也

與家弟子敬 正欽 季雲 正龍

是來後寂無音鬱慮不可言即詢慈主候患果無添
苦諸節竝何如吾科事曾是僥倖還可笑也榜中七
五八吾名居第六今朝入侍自 上問誰某之後且
問汝事國用何道臣辭謝答曰先儒說以尊主庇民
四字爲人臣第一義臣所願則不出此四字矣 上

曰善此外無可傳者唱榜在來初六旬後當共淸兄下去耳

與子敬季雲

是來聲息漠然鬱悒可言吾十四日入城十七日承牌入直翌日之辰參 兩筵仰瞻 离明俯聽玉音勤學好問之誠溢於言表臣民之慶孰大焉但旣入之後脫直未易方欲與任司書相議推移番事同柳從行滎澆下楊州道峯而歸而姑未可必也柳從 殿試居第二例 除社稷署直長奇幸奇幸

與子敬季雲

過旬月後切欲下去而昨日次對 小朝令大臣及銓長曰春坊僚員斷勿移之他職仍語及臣有稱褒之 教草野愚昧何以得此甚是惶悚 小朝勤學好問廻出尋常日日開 筵孜孜不倦或晝或夜累下 手書質問文義工夫篤實有如此臣民之慶孰大焉但恨無許多識見以備 顧問而輔導 睿德歸期又杳然薄宦縻人不得自由還可笑歎

與子敬季雲

一石奴去時書想已照矣吾只得數日出番厥後長在直廬同僚撕捱期於必遞更無推移之勢甚是悶鬱

近又以春帖詩事承 大朝責教益端午日 兩筵
罷後例有 東宮春帖詩韻出送事吾詩四首皆以
三下得叅而 大朝御覽時以處貧寶之鄉何事贊
美等 教題下同僚二員之詩 題以勿施此一端
亦甚難安窃欲决去而旣不敢援此爲言又無別般
情勢可據者姑茲强冒而未知何以爲得耳決去旣
無期而出番又未易職事頗劇時時達夜不寐病憊
中益自難遣奈何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四